文化散文

在古城思东坡

○ 张国辉

文化中国行

因为敬仰，所以向往。

虽然自己只是一个“半路出家”的文学写作者，但对于有关苏东坡的书，我还是喜欢得不得了，前两天专门到书店里买书，转了半天找到了一本心仪的林语堂所著的《苏东坡传》，买回家就在自己静心细读的时候，不想在自家书橱里无意间又发现了一本《苏东坡传》，书皮看上去很旧，竟然也是林语堂所著，自己都想不起这本旧的《苏东坡传》是什么时候得来的、如何得来的。就在疑惑之间，书桌上的一本《余秋雨散文》又引起了我的注意，信手一翻，书中折页正是在《黄州突围》这一篇，这应该是我看的遍数最多的一章了，而且是折了页还想着要去重复阅读的。

对于苏东坡的喜欢不止这些，那么自己究竟喜欢苏东坡什么呢？当对一个人不甚了解的时候，他最吸引你的就应该是他的才华，毕竟才华是人身上最亮的闪光点，是最先让人看到的优点和长处。苏东坡的才华自不必说，于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上至皇帝太后，下至黎民百姓，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于后世，文章万古流芳，广为传颂，被誉为“千古第一文人”。“东坡文化热”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当下融媒传播高度发达的时代，各种宣讲、传播、解读、演绎苏东坡的文化形式层出不穷。而对于我来说，自然对苏东坡的才华佩服得五体投地，尤其是对于苏东坡的诗词文章更是喜欢得不得了，纯粹“铁粉”一个。

随着对苏东坡了解的不断深入和全面，他更加吸引我的应该就是其豁达的心境。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因此他的人生呈现了高开低走的轨迹，让他原本光辉璀璨的人生变成了一路的坑坑洼洼。但当曾经的政敌垂老暮年的时候，他记住了他的好，也理解了他。公元1084年，苏东坡与王安石相会于金陵，对于苏东坡的到访，王安石又惊又喜，来不及整理衣冠，匆忙跑出来迎接，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那种宽容、豁达和洒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和看山还是山”人生境界的升华。

“饮酒不醉是英豪，恋色不迷最为高，不义之财不可取，有气不生气自消。”苏东坡的人生处世哲理是，只要心中有度，酒色财气皆可沾。这种豁达，说明苏东坡不扭捏、不做作，坦然、率真。而代表其豁达心态的最高境界，就是他的这首《观潮》：“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这是他留给人世间的最后一首诗，也说明他的思想达到了人生顶点，通透、空灵、豁达。“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他的坚韧；“细雨斜风作晓寒，人间有味是清欢。”是他的洒脱；“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是他的真性情。他的坚韧、洒脱、真性情，再加上他对于民众疾苦的同情和悲悯，以及他政绩的卓著，都让人们对他产生了无限的敬慕。

林语堂两个版本的《苏东坡传》有同样的一个观点，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今年7月份，我专程去了一趟烟台，就是为了圆一个自己的梦。

这次去烟台，我的目的非常明确，游览一下抖音上大火的海滨风光是目的之一，而最主要的目的却是要到蓬莱阁去。对于苏东坡登州之旅我是耳熟能详的，对“五日登州府，千年苏公祠”的典故更是念念不忘，这也是我下定决心要去蓬莱阁的原因所在。或许也是天公有意作美，去蓬莱阁的这天上午下起大雨，午后又晴天。雨后是蓬莱阁最好的观光时间，海面上云蒸霞蔚烟雾缭绕，近处渤海黄海的分界线清晰可见，远处水雾朦胧，虽然没有真切地出现海市蜃楼，但影影绰绰、似有似无，给人更大的想象空间，雨后的彩虹更是让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而我更醉心于蓬莱阁上的苏公祠，我驻足于祠内苏东坡的素描画像前，把头脑中想象的苏东坡与画像中的苏东坡进行了比照，不敢漏掉任何细节，就想把他的模样印在脑海中，总觉得通过近距离的神交能够发现这位千古第一文人的精神密码。不知不觉中好像看到真实的苏东坡就站在自己身边，正冲着自己微笑。自己也好像得到了东坡先生的点拨，从来不会写诗的我不由自主地脱口吟诵出一首诗：“蓬莱仙境词不堪，雨雾缥缈虚幻间。只说八仙过海地，又有一人列仙班。或许仙家离我远，唯有东坡印心田。五日登州美名扬，千年之后续千年。”这应该算不上诗，但却是我的所感所想。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不经意间得来的惊喜，用在无棣古城与苏东坡之间的联系上是非常恰当的。因为有了这种联系，让我不一定非要跨越千山万水去瞻仰、领悟他的文思和气息，的确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我的家乡有一古城——无棣古城，因为集唐代古塔、近代吴式芬故居、抗日著名将领冯安邦故居等于一隅而名声大振。无棣古城形成于商周，发展于隋唐，繁荣于明清，东西宽240米，南北长480米，占地11.5万平方米，城墙夯土筑成，四向建有城门、角置炮台和钟鼓楼，城内商肆旅社齐全，城外有护城河、荷花湾等水系环绕相连。海丰塔是无棣古城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唐代，兴盛于唐代，塔身十三层，四角风铃，随风飘荡，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越发显得清幽、高深。同样始建于唐代的大觉寺，不但丰富了无棣古城的内涵，也给古城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吸引着人们的思维、开化着人们的心灵。寺里一尊憨态可掬的弥勒佛祖像，不知见证了多少岁月的风雨和人世间的温情冷暖。

吴式芬故居是无棣古城的文化精髓所在，吴式芬于清道光十五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江西南安府知府，广西、河南按察使，直隶、贵州、陕西布政使，提督浙江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吴式芬一生笃好金石文考古，从政之暇，即搜集金石器物，撰写了《捃古录》《捃古录全文》等金石学专著，与他人合著《封泥考略》。吴式芬博才多艺，一生著书甚多，学术造诣极深。

近年来，我的家乡无棣县加大了以吴式芬故居为代表的古城文化元素的挖掘力度，无棣吴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保护，吴式芬故居被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无棣古城成了集游玩观赏、学习教育、文化传播于一体的文旅胜地。这些文脉传承是我喜欢古城的原因，而更让我惊喜的却是无棣古城与苏东坡的深厚渊源。

苏轼一生爱砚，制砚、得砚、用砚极多。据《苏轼年谱》载，苏轼在黄州期间尝作雪堂义樽、雪堂义墨，并作雪堂砚。其中一端雪堂砚便赠予侄子苏适。苏适之子苏箎作《雪堂砚赋》，有伯祖父东坡先生琢紫金石为砚，圭首箕制，置雪堂中记载，并谓“穷于黄冈，斩石为砚”，“遭乱后不知所在……”大清嘉庆八年，海丰（今无棣）吴之勷以“卓异”被保举为黄州知府，在黄州任职16年。吴之勷少工篆隶，晶石、金玉、印章摹古逼真，又留心古器物收藏。嘉庆二十二年，他从当地一世家大族家中得宝砚一方，“形制古朴，背镌‘雪堂宝砚’四字，下有东坡居士私印一方，断‘其为洗墨池中故物无疑’，喜爱有加。”吴之勷对雪堂宝砚爱不释手，在府衙大堂之南凿池，仍以“洗墨”名之，以存旧迹，置雪堂宝砚于筑堂中，以眉山苏轼《石鼓歌》韵作七言古诗《雪堂宝砚歌》，与七百余年前的东坡隔空“唱和”。清道光二年，吴之勷在嫡孙吴式芬的陪伴下归故里（今无棣），在吴家大院南院增建宝砚堂，以藏存雪堂宝砚。道光八年，吴之勷病逝于故里（今无棣）。吴之勷临终前将自己珍爱的雪堂宝砚传给嫡孙吴式芬。清末，吴氏家族逐步没落，雪堂宝砚不知所终。

多年来，无棣县委、县政府和各界有识之士一直在苦苦追寻雪堂宝砚的下落，2014年4月，雪堂宝砚流落于东北的消息传到了无棣，县政府组织专人奔赴黑龙江省讷河市，沟通宝砚回归有关事宜，后由文化人士花重金将该砚买下，捐赠给无棣县政府。这方“雪堂宝砚”长20.7厘米、宽12.5厘米、高5厘米，为宋代抄手砚，质地细腻，形制古朴典雅、沉稳厚重、造型典雅、线条流畅。墨池深约2厘米。砚背刻“雪堂宝砚”四字，下钤“东坡居士”印一枚。两侧为清代吴国宝镌刻吴之勷题记“雪堂宝砚记”。2023年10月1日，“完璧归赵”的雪堂宝砚安置于无棣古城吴式芬故居宝砚堂，以供社会各界人士免费参观，成为无棣文脉延绵、文化自信的一个生动鲜活符号。从此，一段纵横数千里、跨越九百年的雪堂宝砚情缘得以在无棣延续。

因为宝砚，就有了无棣与苏东坡之间的联系，也是因为苏东坡，让无棣古城有了更大文化流量的加持，让原本就因无棣吴氏而灵秀一方的无棣在新时代的文化建设中大放异彩，让无棣的文化渊源更丰厚，让无棣的文化传承更殷实，为无棣古城聚集了更多的人气和才气，无棣成为更多文人墨客心中的宝地。

宝砚的回归，不仅是无棣县文化界的一大幸事，更是惠及了广大文学爱好者，让人们在无棣就能感触到苏东坡的文脉气息。每有闲暇，我总是来到古城，走进吴式芬故居，伫立于“雪堂宝砚”展厅内，参观着古老的文物，端详着东坡先生的画像，总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肃穆的展厅内也生机蓬勃起来，好像有一双温润的眼睛注视着自己，内心不由得充满了力量。

文学评论

“双重离乡”背景下的“汉语观照”

——论时培建诗歌的地域性书写和人文化关切

○ 路来浩

新诗发展已逾百年，诗歌如何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双重语境中寻找新的表达可能，成为新世纪以来诗人们共同面对的课题，时培建的诗歌从不同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解答。作为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人，他既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压力，又经历着个人生活与时代变迁的深刻交织，从日照海边小城五莲到黄河岸畔美丽滨州的地理迁徙，从父亲离世带来的“精神震荡”到诗歌写作的“救赎之旅”，时培建的创作轨迹折射出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在语言、经验、传统等多个维度上的深层困境与突围路径。

新世纪诗歌的语言困境

历史语境：新世纪诗坛的转型。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创作面临着多重挑战，“第三代诗人”的创作已显疲态，“先锋写作”的锐气渐消，而新的写作可能性尚未完全显现。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开始登上诗坛，他们既无法简单重复前辈的经验，又必须面对日益碎片化的现实世界。在表达方式上，他们既要摆脱口语化写作的桎梏，又要避免形式主义的虚浮，这种困境在时培建的早期创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双重压力：传统与现代的张力。在时培建的诗歌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压力。一方面，作为新世纪成长起来的诗人，他必须面对现代性带来的种种挑战；另一方面，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又始终萦绕于心，这种张力在其对“黄河”意象的处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浮铁》中：“下游。大河没有脾气，看不见流淌/只有一群‘蚂蚁’由近及远/跟踪她的脚步，几根枯枝/像朝圣的人彼此搀扶。”这组诗句展现了时培建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平衡。“大河没有脾气”一句颠覆了传统诗歌中黄河浩荡奔流的固有印象，而“朝圣的人彼此搀扶”则暗示了对传统的某种皈依，这种处理方式体现了新世纪诗人面对传统时的复杂心态。

语言困境：复杂表达的可能性。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语言本身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的家”这一命题，在当代语境下显得越发真实。时培建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这样的语言困境中展开的。他在《大河来信》中写道：“诗是语言的刺客，而眼下/大河奔涌与永恒无关/只是内心的渴望与寻觅，终将/化作生命之外信念的尘土。”“语言的刺客”这一意象生动地点明了当代诗人对语言的复杂态度：语言既是表达的工具，又常常成为表达的障碍，诗人必须通过某种方式“刺杀”固化的语言，才能获得真正的表达可能。

艺术形式的现代性创新

意象系统的重构。时培建的一个重要突破在于对传统意象系统的重构。在其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漂木”“浮铁”“旧船”等意象构成的独特系统，这些意象既保持着与传统的某种联系，又被赋予了全新的现代内涵。以《漂木》为例：“一块朽木在私密时间里漂游/我在放牧自己，看河水变成黄色海绵/把日光、风和喧闹声吸进欲睡的肌肤/芦花已近中年，垂着头/向这片神圣的土地，作揖。”这组诗句中的“朽木”意象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浮萍”“落叶”等漂泊意象形成对话，但其“私密时间里漂游”的表述方式却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在《物质与手势》中曾指出，诗歌意象不仅是视觉的再现，更是存在经验的凝聚。时培建的意象正体现了这种特质。

语言的肉身性实践。诗歌写作中，如何通过语言再现个人经验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时培建在这方面进行了独特的尝试。在《借大河栖居》中：“如果不写诗，我就一定会幻想/这条大河任性地伸进胸膛/沿岸堤石发出更加粗犷的喘息。”这种书写不仅体现了梅洛·庞蒂所说的“身体主体性”，更展现了诗人如何通过语言建构一种新的身体经验。这种语言实践既避免了抽象的说教，又超越了简单的感官描写，展现了诗歌语言的新可能。

时间空间的突围。时培建诗歌中的时空处理极具特色，他常常在同一首诗中并置不同的时空维度，创造出独特的效果。在《万松浦独居记》中：“黑松林里会不会有一只狐/整夜我都在幻想，前世是赶考的书生/今晚谁会来左岸书院路6号甲敲开103的门窗/同我厮守这巨大空旷的孤独。”这首诗将古典想象“赶考的书生”与现代场景“具体的门牌号”并置，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时空错位效果。这种处理方式使诗歌获得了多重的时空维度，体现了当代诗人对复杂现实的独特把握。

叙事经验的现代性转化

“双重离乡”个人经验的普遍性提升。时培建诗歌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将个人的“双重离乡”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母题，这种“双重离乡”既包括地理空间的转移（从五莲到滨州），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失落（父亲的离世）。如《残缺记》中：“浓香型的时间里少了一个人/我假装他就在桌旁抽烟、喝酒/多云，月亮始终没有露面/像一位中秋节没有回家的老人。”德国哲学家本雅明在《说故事的人》中写道，真正的叙述来自经验的交流。时培建正是通过将个人的失落经验提升为普遍的人类境遇，实现了个人经验向诗歌经验的转化。“浓香型的时间”这样的表述，使具体的个人记忆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的维度。

“死亡意识”的哲学表达。时培建的诗歌对死亡的思考构成了一个重要维度。这种思考既不同于传统诗歌中的生死观照，也不同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虚无感叹。在《说客》中：“七年了，我注定没有走出/这个被死亡命名的节日。正如/深深的寂静又开始浸透周身。”这种表达呼应了海德格尔关于“向死而生”的哲学思考，但又通过具体的意象和独特的语言表达，巧妙避免了哲学化的抽象。

“地方性经验”的文学转化。时培建的创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地方性写作如何获得普遍性意义的范例。他的诗歌虽然深深植根于特定的地理环境（黄河下游），但其思考却超越了地域限制。这种转化在《大河来信》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五千公里外的催促、驱赶和担惊受怕/令声声喘息有了响动，漩涡里/是泛黄的文字正在聚集/然后，是旷野里的浑水和沙砾/然后才是无垠的战栗与深蓝。”这种写作既保持了强烈的地方性特征，又实现了向普遍性维度的转化，为当代诗歌如何处理个人经验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空间诗学的现代性实践

现代性空间的诗意重塑。在时培建的诗歌中，现代城市空间被赋予了新的诗意内涵。《学者楼前》展现了这种独特的空间建构：“学者楼前，一片空地/应该说是整个绿地的一小部分/灰的、白的鸽子放下疲倦的翅膀/是文学滋生的土地正在滋养精灵。”这种空间书写既不同于传统山水诗的自然观照，也不同于现代主义诗歌中的城市异化，而是尝试在现代空间中寻找诗意的可能，这呼应了加斯东·巴什拉在《空间的诗学》中提出的“诗意栖居”概念。

精神性空间的多维建构。时培建通过诗歌建构了一个多维的精神空间，这个空间既包含了具体的地理场所（如：万松浦书院），也包含了想象的精神空间。在《与书院知音》中：“所有的灯都关了，只有一本书敞开着/东坡虽有斑斓志，万亩松林我独享/伙伴们羡慕这万亩静谧被我挪为私用/还有静谧推动静谧的绿和豁然。”这种空间建构，展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现代环境中寻找精神的栖居之地。“万亩静谧”这样的表述既保持了传统文人的某些品格，又赋予了现代的内涵。

历史性空间的时代镜像。时培建善于在诗歌中构建一种历史与现实交错的空间。在《浮铁》中：“李白在《将进酒》里等我1200年/让我为这首诗欣然地活着/盛唐至今，这杯蜿蜒千年的大水/终究没有被沧海一饮而尽。”这种空间建构，不仅实现了与传统的对话，更通过独特的时空交错，展现了传统在当代语境中的新可能。这种处理方式为我们思考如何在现代新语境下继承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汉语新诗史上的定位

与同时代诗人的比较。将时培建与同时代诗人相比较，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他的独特性。他在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时显得更为从容，既没有陷入对传统的过度依赖，也避免了对现代性的盲目追求，这种平衡感在其诗歌语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诗歌史的延续与突破。时培建的创作既延续了中国新诗的某些传统，又在多个方面实现了突破。语言的创新。他成功建构了一套独特的现代诗歌语言系统，既避免了晦涩难懂的实验性写作，又突破了平白化叙事的限制。从“浓香型的时间”到“语言的刺客”，这些富有创造性的表达既保持了汉语的优美传统，又展现了强烈的现代性特征。经验的转化。他将个人的特殊经验（“双重离乡”）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歌母题，实现了个人经验向诗歌经验的跨越，既避免了私人化写作的狭隘，又保持了个人经验的真实性。空间的重构。他通过诗歌建构了一个多维的精神空间，在现代性语境下重新定义了诗人的精神家园，这种重构为当代诗歌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

现实主义诗歌的当代价值。时培建的创作实践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语言日益空洞化的今天，他的诗歌展现了语言的新鲜感和生命力；在生活经历、书写经验日益碎片化的时代，他的创作提供了经验整合的可能。如果说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歌一直在寻找新的表达可能，那么时培建的创作无疑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答案。这个答案告诉我们：诗歌的未来既不在于简单地返回传统，也不在于盲目地追求创新，而在于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个人与普遍、地方与世界之间找到平衡点，只有在这种多重维度的平衡中，诗歌才能真正回应时代的召唤，成为照亮人心的明灯。

诗歌

寻找光亮

（组诗）

○ 张恒

古槐

偶遇一棵古槐，皴裂的树干
父亲似的脸。枝叶茂盛
就像，这方天地的一家之长
在他慈爱的目光中，湖畔的苇秆上
露出新芽，水中的鱼吐着气泡
苍翠林中有鸟鸣、三叶草、水仙花
湖塘里的青蛙、游泳的孩子
依然沉浸在夜晚柔美的月光下

你的小船穿过湖面，穿过雾锁
和我的心一起，在古槐的凝视下
接受着大自然的呵护。你与光同行
古槐愈发灵秀，陪我安然入梦

活着

在心里寄养一只小兽，让它
在生活道路上与你一起抵抗风雨
活着，让我们学会了感动
你清澈的眼神依依作别了黄昏
溪水两岸连着清晨，爱上了鲜艳之花
滋养善良或枯竭的根。岁月的波纹
推动潮汐，季节的车轮让我们相遇
浅浅的记忆还在，漫长的夜还在

父亲如果还在该有多好，他有
师者的严肃，时常纠正我走路的姿态
孩子们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天地
而慰籍我的那轮明月啊
总是让我俯仰沉思，是不是
万物都是先有了破碎，后才有重生

寻找光亮

那是一条自西向东流淌的河
我在河边静坐，河水声轻轻入耳
听得入迷，我仿佛成了河边的卵石
整夜的梦里都有水的汩汩声
从来没有谁在梦里提醒我
这虚无而真实、像呼吸一样的“确定”

夜多好。星星在天上，我在人间
在梦里反复用流水淘洗自己的身体
待肉体与灵魂完全融合之后
我开始在漆黑的夜里寻找光亮
蜷缩的身体变成了石头
等待黎明把我救赎。人间有多么孤独
那条河流的水就有多么澄澈、透明

草木一生

夏日青苔，一个季节的写真
简单到成为意象中的一块翡翠
阳光穿过青草，投给卑微的身体
草木一生太过简单。顺着光亮延伸
我听见了生灵们丢失的蹄声
一小块光斑的记忆，从未消逝

一行美好的诗句从林中发出亮光
山路蜿蜒，平原坦荡，寂寞中
事物不会因岁月而腐朽
与时间交换位置，继续凝望着
一座座被遗忘的废墟，默不作声

只此青绿

展开一幅宋代山水画卷
清晰的素描，黛色的风骨，千秋迭梦
画外葱郁的山河响彻历史
至此，抽象美学与历史真迹，相遇
不可追寻，但可与历史深情对话
真身映射出一个人的呼吸
满目的光渐渐斑驳了，但照到宣纸上
留下古人祈盼的目光。只此青绿间
过往之人惊叹于山水寒烟、美学艺术
于是，无限的期冀更加靠近了生命

面对一幅宋代古画，我们舍身穿过苍茫
用心用情体会这悲怆记忆里的感动

繁星下的故乡

幽静的夜里，寂静的小院子
上面聚集了无数繁星，像夜的水
那么凉那么亮。柔美夜色中
城市的霓虹灯迷醉人的心灵和脚步
但我仍放不下老屋，流星还会
从屋顶上一闪而过吗，光亮的繁星
还会在那红色的瓦顶上等我吗

多年前的夜晚，深蓝色天空上
闪着光亮的星斗，是属于我的宝藏
它们陪伴着我。夜风柔和得像一个人
那么真诚而孤独。而我时常发呆
在屋檐下，记忆消失于经久的年轮

连着记忆的旷野，我无数次把自己弄丢
又无数次找回。深深爱恋的故乡啊
在黎明前的梦里，我回到了那里
那个闪烁繁星的小院，看那
屋顶飞逝的流星回到温暖的家